

金马门与“朝隐”象征

——兼论东方朔形象的演变

曾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732)

摘要:“狂”,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东方朔的狂语狂行,是他因得不到汉武帝重用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而内心苦闷的极端表现。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远离庙堂之上时,“朝隐”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最佳选择。对于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行为,后人有不同的评判。褚少孙、班固、扬雄眼中的东方朔还不是以一位“朝隐”者的形象出现的。魏晋以降,士人对东方朔“朝隐”行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避世朝堂的金马之客的处世方式似乎比隐迹山林的岩穴之士显得更加高明。“避世从容金马门”渐渐成为许多知识人追求的生活状态。

关键词: 东方朔; 金马门; 朝隐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17) 06-0054-07

—

“狂”,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王安石《东方朔》诗曾称东方朔为“平原狂先生”^{[1] (卷九)}。李商隐《圣女祠》诗说:“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2] (卷二下)}明蓝仁《挽陈伯升萧慈谷二公化日同门有为邻媪称觞不至故末语及之》诗说:“疏狂却忆东方朔,只恋蟠桃不自由。”^{[3] (卷四)}清田雯诗中也说:“不厌东方朔,狂来据地歌。”^{[4] (卷一九)}均言及东方朔之狂。在有关东方朔最早的文字记录中,东方朔也是以“狂人”形象出现的。《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载:“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皆以先生为狂。”^{[5] (P3205)}遭到东方朔羞辱的郭舍人也直呼“朔狂”^{[6] (P2844)}。史书中记载的东方朔的行为,如上书自荐、欺给侏儒、岁尽弃妇、小遗殿上、调笑郭舍人、割肉遗细君等,也确实透露出一个“狂”字。东方朔之狂,还表现在他敢于不惧显贵,犯颜进谏,所谓“时时一悟主,惊动汉庭臣”,这也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所不能比拟的。赵翼评价说:“其狂肆自举如此,使在后世,岂

不以妄诞得罪。”^{[7] (P49)}

东方朔借欺给侏儒一事讨得汉武帝欢心,得以由待诏公车而升为待诏金马门,也获得了更多接近汉武帝的机会。然而这样一位的“材多不可数”的狂人,却始终得不到重用,《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说武帝“颇俳优畜之”^{[6] (P2775)}。卷六五《东方朔传》又载:“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6] (P2863)}

东方朔自视甚高,《汉书》说他“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又由于“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6] (P2843、2860)},朝堂之中难觅知音,所以他在《答客难》中说:“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5] (P3207)}但东方朔的狂言狂行并不能视作单纯的狂妄自大。他在《非有先生论》中写道:“接輿

收稿日期: 2017-10-11

作者简介: 曾磊(1982-),男,山东淄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避世,箕子被发阳狂,此二人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清燕之闲,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6] (P2871)}他期待遇到“明王圣主”,能够“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在“辞数万言,终不见用”的情况下,只能“岷然独立,块然独处”^{[5] (P3207)},以箕子、接輿自比目的,是“避浊世以全其身”。^①

东方朔的狂语狂行,正是他因得不到汉武帝重用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而内心苦闷的极端表现。东方朔只能通过这些狂语狂行宣泄自己的情绪,他外表狂妄,实际内心孤寂郁闷。他“追悯屈原”,模仿屈原口吻写成《七谏》,“以述其志”。^{[8] (P236)}《七谏·沉江》说:“苦众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不顾地以贪名兮,心怫郁而内伤。”^{[8] (P239)}表面是描写屈原遭逢小人之妒而内心苦闷,以致“不顾地以贪名”,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借屈原之口倾吐自己“怫郁”之情。有学者指出,“官僚系统作为一个权力博弈的场域,个人在其中要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和约束,一方面是君主的最高权力不可冒犯,另一方面是官僚系统内部的权力制约。所以,那些曾经满怀热情致力经世的官员,面对挫折,同样以隐逸表达个人的态度,也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明哲保身。”东方朔无力改变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心怀不满,但却不能表露,所以自我标榜为隐士”,“实际上是抑郁不得志发泄怨气的方式。”^{[9] (P235)}

二

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远离庙堂之上时,“朝隐”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最佳选择^②。《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载:

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5] (P3205)}

金马门原名鲁班门,其得名源自未央宫宦者署门前之金马。《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班门外,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6] (P2617)}《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亦载:“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10] (P840)}从以上记载看,金马是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所献。一说这匹金马的原型来自大宛宝马。《三辅黄图》卷三:“金马门,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因以为名。”^{[11] (P174)}^③

这匹金马后人多有咏颂。如唐李贺《马诗》之四:“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12] (卷二)}元顾瑛《汉铜马式》诗:“曾同避世东方朔,此马见之金马门。一自露盘辞汉去,铜驼荆棘几消魂。”^{[13] (卷五)}元邹选又有《金马门赋》,对金马多有夸张的摹写:“观其渥洼异产,月窟殊姿,虎文隐见,龙骨权奇,目夹镜之明,臆双凫之飞,饮河而水有声,涉道而尘不知。朝渌乎阆风,夕次乎咸池。飘若惊鸿,矫若游龙,一嘶而胆气雄,再振而冀北空。星流霆发,珠洒汗血,雄姿逸态,难可并述。”又说此马“不嘶而气如虹,不动而耳生风,陋青玉之驄,鄙拳毛之馱,蹀乎若奔,跋乎欲前。伯乐见之,骇其骨之竦;王良过之,怪其神之存。此汉人之所谓金马而立夫未央之门者也。”^{[14] (卷上)}

①汪荣宝以为“朔之意乃欲窃比二子,以己之避世于朝廷间为合于二子之义。”(《法言义疏》卷一一《渊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7页)

②关于东方朔“朝隐”思想的研究,参见陈兰村、张根明《论东方朔的“滑稽”“朝隐”及文学创作》,《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王继训《也谈朝隐与东方朔》,《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胡春润《东方朔“朝隐”思想探源》,《社科纵横》2006年第5期;[澳]文青云(AatVervoor)著,徐克谦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89—199页;胡翼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第192—195页;谭慧存《论东方朔的“朝隐”思想》,《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蒋波《秦汉隐逸问题研究》,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9—107页。

③不过,据丘述尧考证,早在汉武帝得大宛马之前,就已经有金马门之名了。参见丘述尧《金马门说质疑》,收入《史记新探》,台北:明文书局,1992年,第312—319页。

班固《西都赋》：“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10] (P1341)}张衡《西京赋》：“内有常侍谒者，奉命当御，兰台金马，递宿迭居，次有天禄石渠，校文之处，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15] (P39)}何清谷据此认为“金马门备有食宿的馆舍，文人可以住在那里著书立说。”^{[11] (P175)}至于金马门的具体位置，有学者以为是未央宫北宫门^{[16] (P30)①}。

金马门有时又省称作“金马”，如扬雄《解嘲》：“公孙创业于金马，票骑发迹于祁连”^{[6] (P3573)}，又如《宋书》卷六二《王微传》：“且庐于承明，署乎金马。”^{[17] (P1665)}此外，金马门又有“金门”“金闺”的雅称。《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说公孙弘“平津斤斤，晚跻金门。”^{[6] (P4255)}《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说扬雄“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6] (P3566)}江淹《别赋》：“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李善注：“金闺，金马门也。”^{[15] (P239)}

金马门临近石渠阁，又均是文人会聚之处，故诗文中也常见二者对举。如班固《两都赋序》：“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15] (P21)}庾信《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待诏还金马，儒林归石渠。”^{[18] (卷三)}诗文中又常见金马与铜驼对举。徐陵《洛阳道》说：“东门向金马，南陌按铜驼。”^{[19] (卷一)}《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引陆机《洛阳记》：“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20] (P770)}后人多有诗作言及金马门前的汲汲于功名的“众贤”与铜驼陌上沉醉于觥筹的“少年”。唐刘禹锡《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说：“籍通金马门，身在铜驼陌。”^{[21] (卷二五)}宋王庭珪《次韵酬国子生赵秀才四绝句》之二说：“入关莫恋铜驼陌，待诏行趋金马门。”^{[22] (卷二三)}

元柳贯《赠谈命周生》：“请看金马门前路，曳组影纓尽俊英。”^{[23] (卷六)}出入金马门者都是一时才

俊。汉代很多名臣，如公孙弘、主父偃、严安、徐乐、苏武、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郑朋、贾捐之、翼奉、刘歆、冯商、聊苍等^②，都曾待诏金马门。宋高似孙曾说：“待诏金马门，汉盛选也。以汉之久而膺此选者仅若此耳，殊不轻畀也。”^{[24] (卷七)}可见能够待诏金马门，等于已经登上了通天之梯^③。

金马门也成为被反复咏颂的文化符号。如唐独孤及《丙戌岁正月出洛阳书怀》：“往岁衣褐见，受服金马门。拟将忠与贞，来酬主人恩。”^{[25] (卷一)}宋陈棣《再用前韵三首》之二：“归休我愿向驹谷，登用君宜金马门。”^{[26] (卷二)}“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④，也是许多知识人的终生梦想。陈何胥《赋得待诏金马门诗》说：“此时参待诏，谁复想渔樵。”^{[27] (P583)}李白“但识金马门，谁知蓬莱山”之句^{[28] (卷一)}，也反映出大多数知识人对仕途的向往。唐段成式《送穆郎中赴阙》：“若逢金马门前客，为说虞卿久著书。”^{[29] (卷四四)}以“金马门前客”代指在朝为官之人。与此类似又有“金马客”“金门客”的说法。如唐刘禹锡《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早忝金马客，晚为商洛翁。”^{[30] (卷二二)}明唐顺之《同皇甫子循游横山》之二：“幸接金门客，相攀桂树荣。”^{[31] (卷二)}

三

对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行为，后人有不同的评判。

虽然褚少孙补述记录了东方朔的“据地歌”，但仍将他列入《滑稽列传》，说明此时的东方朔还不是以一位“朝隐”者的形象出现的。扬雄《法言》卷一一《渊骞》载：

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或曰：“隐者也。”

①何清谷亦持相同观点，参见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75页。

②《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第2617页）《三辅黄图》卷三：“东方朔、主父偃、严安、徐乐，皆待诏金马门。”（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74页）《汉书》卷五四《苏武传》：“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第2468页）《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第2821页）《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疏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第3284页）《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第2830页）《汉书》卷七五《翼奉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第3167页）《汉书》卷三六《刘歆传》：“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第1967页）《汉书》卷五九《张延寿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第2657页）《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又有赵人聊苍，曾作“《待诏金马聊苍》三篇。”（颜师古注：“《严助传》作胶苍，而此志作聊。志传不同，未知孰是。”第1739页）参见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174—175页。

③明林鸿《拟古》之三：“巍巍金马门，云是上天梯。”（《鸣盛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此为刘禹锡诗句，见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宴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刘宾客文集》外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曰：“昔之隐者，吾闻其语矣，又闻其行矣。”或曰：“隐道多端。”曰：“固也！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①言谈行，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范，接舆之歌凤也哉！”或问：“东方生名过实者，何也？”曰：“应谐、不穷、正谏、移德，应谐似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移德以隐。”请问“名”。曰：“谈达。”“恶比？”曰：“非夷尚容，依隐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曰：“君子谓之不恭。古者高饿显，下禄隐。”^{[32] (P483-484)}

扬雄认为东方朔之“诙隐”，并不能与箕子的“圣隐”和接舆的“贤隐”相提并论。汪荣宝《义疏》以为东方朔“自污浊其行，托于阳狂之为以示高。”^{[32] (P486)}东方朔之隐，是以“移德”为前提的，但隐者最珍贵的却正是其高贵的品德。正如学者所说，在扬雄眼里，东方朔“缺少道德的严肃性和行为的典范性，而这两者对于隐士来说是关键。”^{[33] (P8)}所谓“君子谓之不恭”，李轨注：“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则饿显不独高，禄隐未为下，今发高下之谈，盖有厉乎素餐也。”即使是柳下惠的“朝隐”，也是品味较低的“禄隐”，无法与伯夷叔齐的“饿显”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虽然扬雄承认了东方朔的“朝隐”行为，但他对“朝隐”基本持否定态度，他对东方朔的定位与褚先生无异，乃“滑稽之雄”。^②

班固在《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语中叙述汉武帝时人才辈出的情形时，也将东方朔归入“滑稽”，^{[6] (P2634)}而卷六五《东方朔传》的赞语也基本引述了《渊骞》之语。卷一〇〇下《叙传下》也提及“东方赡辞，诙谐倡优”，虽然对东方朔“讥苑扞偃，正谏举卹”^{[6] (P4258)}的行为表示赞赏，但班固对东方朔的评价基本沿袭了扬雄“滑稽之雄”的看法。

直至汉末，士人对东方朔的评价仍是突出其“滑稽”的一面，如蔡邕《释海》说：“东方要幸于谈优。”^{[10] (P1987)}《三国志》卷六二《吴书·胡综传》说隐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34] (P1417)}可见东方朔仍以“大语”为后人所道。

魏晋以降，士人对东方朔避世行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十分推崇东方朔，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嵇康认为，“君子百行，殊涂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尧舜、许由、张良、接舆虽然事迹各异，但“其揆一也”。“处朝廷而不出”与“入山林而不反”并无高下之分。^{[35] (P1371)}嵇康又有诗作歌咏东方朔：

东方朔至清。

外似贪污内贞，移身滑稽隐名。

不为世累所撓，所欲不足无营。^{[36] (卷一)}

晋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并序)》对东方朔“至清”的形象有更细致的演绎：

先生瑰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乐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谈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移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若乃远心旷度，瞻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合变以明算，幽赞以知来。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暗于心。夫其明济开豁，包含弘大，凌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踰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夏侯湛对东方朔的“朝隐”行为赞叹不已，说他“颉抗以傲世”，以至于“凌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踰籍贵势”，“戏万乘若寮友，视俦列如草芥。”但对于东方朔的“狂”，夏侯湛却赞之为“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东方朔虽然“染迹朝隐”，但能“和而不同”，即使“栖迟下位”，也能“聊以从容”。^{[15] (P668-669)}

嵇康与夏侯湛一再提及东方朔道德的清、洁

①汪荣宝《义疏》认为隶书“谈”与“谈”形相似，传写每易致误，当作“谈”。

②相关讨论又见胡翼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第195页；蒋波《秦汉隐逸问题研究》，第107页。

(与扬雄所言东方朔“秘德”恰好相反),与其行为的秘、浊相对。只要能够“洁其道”“清其质”,即使其迹秘、其文浊,也依然可以“居易而以求其志,处污而不愧其色。”^{[37] (P731)}所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①避世朝堂的金马之客的处世方式似乎比隐迹山林的岩穴之士显得更加高明。

李白诗中曾多次提及金马门^②。他在《玉壶吟》中,也流露出对东方朔的推崇之情:“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李白以东方朔自喻,冠之以“谪仙”之号,虽然自己上掄“万乘主”下谪“青琐臣”,无奈“世人不识”,只能孤芳自赏、涕泗涟涟。^{[38] (卷五)}

沈约《和谢宣城诗》:“王乔飞舄舄,东方金马门。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15] (P433)}黄庭坚《赠无咎》:“金马避世客,谈谐玩汉朝。”^{[39] (外集卷五)}元鲜于枢(一说作者为滕宾)《感寓》诗载:“吾爱东方朔,高揖金马门。向非玩六合,安肯来昆仑。昂昂九尺身,谈辨黄河翻。谁知上书意,蛾眉非自婚。不见马相如,俛首狗监恩。人生非桃李,何故不自言。”^{[40] (卷二八〇)}诗人慕东方朔之自荐,赞其行为之狂,毫不掩饰自己对东方朔的仰慕之情。在这些诗句中,我们已读不到《答客难》中郁郁不得志的情绪。才能不被赏识的苦闷心绪已被诗句中的悠闲雅致之情逐步消解,慢慢稀释。“避世从容金马门”^③反而渐渐成为许多知识人追求的生活状态。原本抒发苦闷的“据地歌”也成为“昔贤”之“浩歌”^④。

宋张方平《东方朔》诗:

不独岩扃与市尘,金门亦可晦吾真。

孤风大义人谁见,宣室聊曾抗幸臣。^{[41] (卷二)}

宋人陈渊《与邹德久郎中》说:“汉金马门,乃

风云会遇之地,而东方生于此避世,宜显而能晦,兹其所以为贤耶。”^{[42] (卷一八)}这里的“金门亦可晦吾真”“宜显而能晦”更强调东方朔之“晦”。后世又学者将东方朔称作“人隐者”。所谓“人隐者”,即“诡迹混俗,不自求别于众人,故曰人隐。”^{[43] (卷六)}本来个性鲜明的东方朔却被理解为“不自求别于众人”。

也有学者对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宋晁补之《依韵和子充杂言》:“君不见东方朔避世金马门,侏儒倡郭同陆沉。滑稽突梯意已深,不如孙登闭口逃苏门。”^{[44] (卷一一)}以为东方朔避世金马门不如孙登隐居苏门山。明王恭《书郑克刚云泉清隐卷》:“伯阳居柱下,曼倩金马门。大隐朝市间,玩世非避喧。何如小隐云泉里,黄裳竹杖青丝履。白云为伴去还来,石泉泠泠洗心耳。”^{[45] (卷二)}以为“大隐朝市间”反不如“小隐云泉里”逍遥自在。

不过,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朝隐”的向往和仿效。北齐樊逊“常服东方朔之言,陆沉世俗,避世金马,何必深山蒿庐之下,遂借陆沉公子为主人,拟《客难》,制《客海》以自广。”^{[46] (P608)}南朝宋江湛曾说:“王瓚之今便是朝隐。”^{[47] (P800)}齐高帝谓王俭:“卿从(王僧祐)可谓朝隐。”^{[48] (P580)}宋徐铉也曾以东方朔自比,他的《病题二首》其二说:“金马门前君识否,东方曼倩是前身。”^{[49] (卷二)}唐代甚至多有以朝隐为名者,如冯朝隐、李朝隐、闫朝隐等^⑤。

在后世对东方朔的神化中^⑥,东方朔成为岁星下凡,隐居于金马门中。宋杨亿《金马》:“共趋金马门前路,谁识东方是岁星。”^{[50] (卷五)}明程嘉燧《孙汉阳屏风十二咏题寿》之“桃实”:^⑦“朝餐绥山实,昼游金马门。西池阿母下,曾与汉皇言。”^{[51] (卷一〇)}唐徐夤作有《避世金马门赋》,此

①语出晋王康琚《反招隐诗》(《文选》卷二二,第310页)。

②如《东武吟》:“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赠参寥子》:“余亦去金马,藤萝同所欢。”《寄淮南友人》:“不待金门诏,空持宝剑游。”《金门答苏秀才》:“我留在金门,君去卧丹墀。”《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李白:《李太白文集》卷四、卷七、卷一〇、卷一五、卷二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唐韦应物《送褚校书归旧山歌》:“春风饮饯灞陵原,莫厌归来朝市喧。不见东方朔,避世从容金马门。”(《韦苏州集》卷一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苏籀《秋兴一首》:“昔贤浩歌金马门,或亦簞瓢松菊主。”(《双溪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分见《旧唐书》卷九七《陈希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9页;《旧唐书》卷一〇〇《李朝隐传》,第3125页;《旧唐书》卷一四〇中《文苑传中·阎朝隐传》,第5026页。

⑥关于东方朔形象的演变,参见王莉《汉魏小说中东方朔故事的演变轨迹》,《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李江峰《从滑稽之雄到偷桃大仙:古代小说戏曲中的东方朔》,《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杜文平《东方朔偷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阐释》,《天中学刊》2013年第2期;聂济冬《文人·名士·神仙——汉晋东方朔形象演变与定型》,《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林春香《东方朔及其文学形象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张蓓《论东方朔传说丛的建构、传承与呈现方式》,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赋中东方朔完全以仙人形象出现,下凡到人间,隐居于朝堂。诗人将东方朔比作“翠竹青松”“良金璞玉”,他心怀大道,“阊阖优游”,笑看世间百态。^{[52] (卷二)}

四

上引邹选《金马门赋》中想象金马最终“得不如晋宫之铜驼,流落荆棘之阿,如唐宫之石马,凄凉绝壁之下。又安得返吾丽水之渊,归吾月氏之野哉!”^{[14] (卷上)}那么,现实中的金马命运究竟如何呢?

汉明帝时,金马被迁移至洛阳平乐观。张衡《东京赋》:“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譎詭,灿烂炳焕。”李善注:“华峤《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15] (P56)}东汉马援还曾依照西汉金马故事仿造另一匹金马。《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马援“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10] (P840)}

金马直至汉末犹存,最终毁于董卓之乱,化作铸钱铜水。《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董卓)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10] (P2325)}

东方朔的《答客难》,其实是无法得到重用的自我排解。这一感叹士之不遇的名作,曾引起后世许多文人墨客的共鸣。^[53]《文心雕龙》卷三《杂文》载: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

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54] (P181)}

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朔的“朝隐”更多地反映了秦汉士人在仕不得用、隐无所之的现实面前进退两难的一种矛盾心态。他无奈地面对现实,将“朝隐”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处世哲学,以此来舒缓自身不得志的失落感、因强谏而带来的压力感以及面对强权威胁给其生命带来的恐惧感。^[55]依附于皇权的知识人,一生荣辱系于帝王的个人喜好,纵是一跃千里之材,也只能冀望于伯乐的智慧,而现实中伯乐难觅,自己才能埋没,只能避世于朝堂之下。甚至有人终生难酬壮志,一如金马最终销熔,只能发出“望断金马门”之叹^①。

参考文献:

- [1] 王安石.临川文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李商隐.李义山诗集注[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蓝仁.蓝山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田雯.古欢堂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7] 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 洪兴祖撰,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胡翼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10]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1]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2] 李贺.昌谷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顾瑛.草堂雅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佚名编.元赋青云梯[Z].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 [1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6] 刘庆柱编著.长安春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7]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8] 庾信.庾子山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徐陵.徐孝穆集笺注[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唐孟浩然《田家作》:“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卜邻劳三径,植果盈千树。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书枕时将晚,丘园日空暮。晨兴自多怀,昼坐常寡悟。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孟浩然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1] 刘禹锡.刘宾客文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2] 王庭珪.卢溪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 柳贯.待制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4] 高似孙.纬略[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5] 独孤及.昆陵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6] 陈棣.蒙隐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7] 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8] 李白.李太白文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诗[Z].明嘉靖刻本.
- [30] 刘禹锡.刘宾客文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1] 唐顺之.荆川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2]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3] 文青云著,徐克谦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 [34]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6] 嵇康.嵇中散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7]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8] 李白.李太白文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9] 黄庭坚.山谷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0] 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1] 张方平.乐全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2] 陈渊.默堂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3] 王通.中说[Z].四部丛刊景宋本.
- [44] 晁补之.鸡肋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5] 王恭.白云樵唱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6]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47]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48]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9] 徐铉.骑省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0] 杨亿.武夷新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1] 程嘉燧.松圆浪淘集[Z].明崇祯刻本.
- [52] 徐夔.钓矶文集[Z].《四部丛刊》三编景清述古堂钞本.
- [53] 胡春润、石观海.东方朔的《答客难》在文学史上的功创[J].求索,2008,(2).
- [54]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5] 谭慧存.论东方朔的“朝隐”思想[J].史学月刊,2012,(6).

责任编辑:侯德彤

A Study of Jinma Men as a Symbol of Recluse in the Court

ZENG Lei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Studi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rrogance is a remarkable impression of Dongfang Shuo. This arrogance is the extreme expression of his inner depression because he could not find the like-minded people and was not appreciated by Emperor Wu. With his life ambition unrealized, he was not willing to stay away from the court, so to be a recluse in the court became the best choice.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Dongfang's behavior.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thought that Dongfang was not a reclus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people began to agree with the behavior of Dongfang. It was wiser to be a recluse living in the court than to be a hermit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Jinma Men was also recognized as a symbol of being a recluse in the court.

Key words: Jinma Men; Dongfang Shuo; recluse in the court